

四部叢刊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

190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象山集

一

卷一至卷二十一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
嘉靖刊本元書板心
高營造尺六寸八分
寬四寸五分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

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
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
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
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
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
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旣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
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
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
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
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
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
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
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

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
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
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
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
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
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
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
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
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
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
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鑒之美惡入口
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
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
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
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
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
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
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
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
之愈過愈湮爵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
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
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
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
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爕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整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

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
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
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刊于倉
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
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
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
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
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
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
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
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
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
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
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
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
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
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
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
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
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
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為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

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乎有哭擗衰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違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